

書 興 復 族 民

力 努 與 省 反 的 族 民

著 編 天 啓 陳

行 印 社 版 出 立 獨

自敘

自九一八以來，我國遭受曠古未有的國難，一天嚴重一天。我們要求抗戰勝利，收復失地，只怨恨敵人，譴咒敵人，是決不夠的。敵人之可惡可恨，可譏可咒，中外皆知，婦孺盡曉，用不著多說。我們最要緊的事情，是要在這次民族的痛苦經驗中，痛切的自己反省，真實的自己努力。從前普魯士受拿破崙的蹂躪，幾乎有亡國的危險，哲學家菲斯的(Fichte)出而痛告德意志民族所以受人蹂躪的根本原因。在人人只知有小我，不知有大我，只知有個人，不知有民族；只知有物質生活，不知有精神生活。德意志民族經此棒喝之後，獲得痛切的反省，和真實的努力，卒能報仇建國。我國如能於此次外患中，像德意志民族一樣，痛切的自己反省一番，必可發覺欺侮的由來，和本身的缺點；又真實的自己努力一番，必可於痛苦的經驗中，重建民族的生命，以復興我國家了。

我國民族受外來的欺侮，在近百年中，不只一次，也不只一國，而以日本一國欺侮中國的大數最多，時期最久，痛苦最大。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，即已確定一種大陸政策。什麼叫做大陸政策？即是欺侮中國，侵略中國的一種政策。最初侵略琉球、台灣、朝鮮，進一步，侵略南滿、山東、福建。甲午中日戰爭，日俄戰爭，日德戰爭，以及近七年來的侵華戰爭。都是一貫的實行大陸政策。日本全國對於大

政策，雖有急進緩進之分，却無贊成反對之別。由此可知敵人是全國一致，數十年一貫的幹中國。然而我國呢？有什麼是舉國一致的對外政策？更有什麼是數十年一貫的對外政策？就過去的事實看來，我國只能說是數十年不一貫，全國不一致的自己幹自己。這樣如何能不受人欺侮侵略嗎？孟子說：「人必自侮，而後人侮之；國必自伐，而後人伐之」，我國歷受敵人的欺侮侵略，至於現在這樣嚴重，還不值得痛切的自己反省，並真實的自己努力嗎？

我國自鴉片戰爭以來，每經一次小患，未嘗沒有一點反省和努力。然而每次反省和努力的結果，並不甚大，且不甚久。因此，我國雖很早興辦了許多現代化的新事業，迄今猶均無堅實的基礎，這都需要再反省，再努力。

現在我國所遭的國難，總算創鉅痛深了。我全民族須於創鉅痛深之中，再來一次總反省和總努力。我國民族性、文化、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外交以及教育等等，都須於創鉅痛深之中，再來一次反省和努力。民族的反省要痛切，要澈底，要持久，要普遍。有了痛切、澈底、持久、和普遍的民族反省，然後才能產生真實、澈底、持久、和普遍的民族努力。有了真實、澈底、持久、和普遍的民族努力，國家是永遠不會被人征服的。我國在近七年創鉅痛深的民族經驗中，總算已有一點新反省和新努力。這點新反省與新努力，已經表現為去年以來的全民族對外抗戰。在抗戰的進展中，更需要全民族的續繼反省，和繼續努力。

我相信中國民族是有光明前途的，但要快快走上光明前途，不但需要物質動員，而且需要精神動員，全民族的精神動員。如何始能推進全民族的精神動員？我以為最要緊的事情，是充實全民族的精神原動力。如何始能充實全民族的精神原動力？我以為最要緊的事情，即在全民族於痛苦的經驗中，加緊痛切的自己反省，真實的自己努力。只有民族自己的痛切反省和真實努力，才是民族走上光明的前途真原動力。

現在是我全民族痛切反省，真實努力的實候了！這本小冊子，是我個人認為國家各方面應加反省和努力的一點意見。這點意見，雖不敢自以為是，然自信一字一句，都是血淚造成的。我國家應加反省和努力的方面，本不僅限於本書中所說民族性、文化、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外交等問題；即對於已談到的問題，為篇幅所限，也未能暢所欲言，只能說是一點端緒而已。如能由此端緒，引起全民族更大的痛切反省和真實努力，那不但是我個人的大幸，而且是我國家的大幸了。「抗戰與人生觀改造問題」，本為一篇講稿，以與民族性及文化問題有關，故附錄於後。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一日黃陂陳啓天自敘於武昌寄廬。

目次

一	民族的反省與努力	1
二	關於民族性的反省與努力	6
三	關於文化問題的反省與努力	18
四	關於政治問題的反省與努力	29
五	關於經濟問題的反省與努力	40
六	關於軍事問題的反省與努力	47
七	關於外交問題的反省與努力	55
附錄		
	抗戰與人生觀改造問題	52

今東有滿清萬里，各國領土，其來可哀。國雖東瀛，各處皆然。國之強弱，全視其民之強弱。民之強弱，全視其教育之程度。教育之程度，全視其文化之進步。文化之進步，全視其民族之反省與努力。

一 民族的反省與努力

我大中華民族，自黃帝開基建國以來，已有五千年的歷史，可算是世界最古最久之國。合漢、滿、蒙、回、藏、苗等族而成大中華民族，共有人口四萬萬五千萬，占世界人口總數四分之一，可算是世界人民最衆之國。領土占亞洲大陸的大部分，兼跨寒溫熱三帶，共有四千三百萬方里，可算是世界領土最大之國。天然物產幾無所不有，在海通以前，均可自給，可算是世界富源最多之國。先聖先賢所創造的文化，在西洋文化與印度文化外，自成一特殊系統，澤流本國，化被鄰邦，可算是世界文化最富之國。我國歷史既有五千年，所以爲民族奮鬥的人物，如事業家與學術家等，真是屈指難計，可算是世界人物最多之國。在五千年的長期歷史中，雖然曾經兩度亡國，元清入主中原，然結局均爲中國固有文化所同化。在政治上雖然暫時失却統治權，而在文化上則永遠保有統治權。我中華民族之所以爲大者，即在此種種；從前我國人民之所以有堅強的民族自信心者，也在此種種。不過入近百年後，西洋以及日本勢力侵入了我國，將中國逼上了新戰國的大世界中，遭遇着一個絕無前例的新國際環境。起初對於這個新國際環境，還是漠然不大理會，待到遭了實際打擊和失敗，始漸次講求適應的新辦法，遭了一次新失敗，便有一次新反省；有了一次新反省，便有一次新努力。可惜從前民族的反省和努力，還不大够，以致又遭遇着目前最嚴重的打擊。一個民族不怕外來的打擊，只怕受了打擊以後，不肯反省，不肯努力，不肯

澈底反省，不肯切實努力。先哲曾說：「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」；又說：「多難興邦，殷憂啓聖」。我國近百年來的外交史，幾全是外患史，總算是多難。然到今天，何以尙未能興邦，而更遭大難呢？這不怪外患多難，只怪民族未能藉外患多做一點殷憂啓聖的功夫。所謂殷憂啓聖的功夫，便是民族要於多難中求反省，求努力。從前我國經過多次外患，因民族的反省與努力不够，所以造成近幾年來空前的大國難。今後要雪恥報仇，興邦建國，必須全民族重來一次澈底反省和切實努力。

在近百年中，我國民族的反省和努力，可分爲幾個階段：初步的民族反省和努力，是經過鴉片戰役和英法聯軍之役兩次對外失敗以後的自強運動。原來中國是一個閉關的大國，不肯與外國通往來。但經此兩次戰役，沿海及沿江各重要商埠被迫而開闢爲通商口岸，於是我國成爲門戶洞開的國家，再不能拒絕外國勢力的深入了。我國在痛定思痛之後，開始民族的新反省和新努力，而形成啓蒙的自強運動。咸豐十年奕訢說：

「探源之策，在於自強。自強之術，在於練兵。現在撫議雖成，而國勢未振，亟宜力圖振興，使該夷順則可以相安，逆則可以有備，以期經久無患。況髮捻等尤宜迅圖剿辦，內患除則外侮自泯。」（見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）

李鴻章於同治十一年說：

「竊維歐洲諸國百十年來，由印度而南洋，由南洋而中國，闖入邊界腹地，凡前史所未載，亙古所未通，無不款關而求互市。我皇上如天之度，概與立約通商，以牢籠之。合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，胥聚於中國，此三千餘年來一大變局也。（見李集覆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摺）」

他於光緒元年又說：

「今東南海疆萬餘里，各國通商傳教，往來自如，廣集京師及各省腹地，陽託和好之名，陰懷吞

力努與省反的族民

強之計，一國生事，諸國構煽，實爲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。輪船電報之速，瞬息千里，軍器械械之精，工力百倍，又爲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。（見李集因台灣事變籌劃海防摺）我國既踏入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，並遭遇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，於是不得不有民族的新反省和新努力。有了民族的新反省和新努力，於是要練兵自強，於是要製造輪船，於是要籌劃海防，於是要講求洋務，這都是初期適應新時勢的新辦法，可以統名爲自強運動。自咸豐十年至光緒十九年，共三十三年中，在自強運動的新旗幟下，後先建立了同文館、機器學堂、繙譯館、船政學堂、水師學堂、武備學堂、電報學堂、自強學堂、派遣西洋留學生、製造局、哈政局、兵工廠、招商局、繙絲局、紡織局、製麻局、織布局、電報局、以及海軍等，以求自強之長，制敵之命。這種自強運動，由閩督、曾國藩、左宗棠開其端，李鴻章集其成，張之洞等張其勢，而以海軍爲較有成績。不幸一切新事業尚未盡敵之長，而忽爲新興的日本所打敗，這便是所謂甲午戰役，李鴻章所一手經營的北洋海軍以及淮軍，幾乎全部覆滅了。從此自強運動，便受了一個大頓挫。我國自經甲午戰敗以後，不惟新增了一個近的新敵國，而歐洲列強更趁火打劫，強佔我國的要地，如德租膠州灣，俄租旅順大連灣，法租廣州灣，幾乎有瓜分之勢。我國經此接二連三的外來打擊，於是又來了一次民族的新反省和新努力。這次民族的新反省和新努力，與前次顯著的不同所在，即前次的重心在對外求自強，這次的心在對內求改革；前次的發動出自在位者，這次的發動出自在野者；前次的要務在格致製造，這次的要務在政治與教育；前次名爲自強運動，這次可名爲改革運動。因爲意見的不同，在改革運動的大旗幟下，又可分爲兩派：比較溫和的，是維新派，以梁啟超、康有爲、譚嗣同爲代表人物；比較急進的，是革命派，以孫中山、黃興、章太炎爲代表人物。維新派的運動，以戊戌百日維新開其端，雖經政變受了挫折，但是康梁逃亡外國，仍舊繼續鼓吹維新，影響思想界也頗有力。到經庚

子八國聯軍之役以後，康樂所鼓吹的維新事業，又由政府中人實行起來。於是廢科舉，興學校，練新軍，開鐵道，獎勵留學，以及預備立憲等等新政，都次第實施起來。不過自甲午到庚子七年之內，國家受了兩次外來的大打擊，人心非常激昂，不是官樣的維新所能滿意。於是革命派的聲勢大張，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，黃興領導的華興會，和章太炎領導的光復會，匯合而成同盟會，掀起排滿革命的旗幟，到處實行革命。不數年間，武昌首義，全國響應，推翻滿清，建立民國，開中國歷史上一個新紀元。這次民族的反省和努力，總算在政治上有相當的成功。滿清二百餘年的天下推翻了，數千年君主專制制度也推翻了。不過破壞易，建設難。民國的招牌，雖已樹立起來，而共和的新機，却繼續不斷的被軍閥摧殘盡了。於是中國又陷於軍閥割據，長期內亂的局面。在此局面下，我國又感受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的刺激，而引起第三次民族的新反省和新努力，那便是「五四」運動以後所謂「新文化運動」。

第三次的民族新反省，感於第一次之只注重兵工建設，和第二次之只注重政治改革，均未能探源窮本，來一種澈底改造，故主張打倒舊禮教輸入新文化，而形成一種新方向的民族努力。這次的新文化運動，以陳獨秀胡適為代表人物。陳獨秀最先提出的運動目標，是德先生及賽先生。所謂德先生，即德謨。克拉西；所謂賽先生，即科學。胡適最後提出的運動目標，是整理國故與輸入歐化。他所謂歐化，不外是德謨克拉西與科學而已。他們所用的方法，大體是實驗主義；他們所要打倒的，是舊禮教與舊文學；他們所要樹立的，是新文學與新文化。起先不過少數人在言論界鼓吹，漸次影響到教育界，而形成一種思想解放運動。五四以前的思想界，與五四以後的思想界，截然不同，可見此次運動之劇烈了。這次運動的最大貢獻，是思想解放；這次運動的最大缺點，是僅有思想解放。思想大解放之後，便不免產生思想大混亂。這種思想大混亂，即新文化運動的首倡者也不免。胡適所謂新文化，充滿美國的彩色。陳獨秀所謂新文化，又由德先生賽先生而轉為布爾雪維克。其他運動者所謂文化，或為美國式的，或為法國

式的，或爲德國式的，或爲意國式的，種種色色，不一而足，可謂集古今中外之奇觀了。又這種運動的最大特徵，是偏重社會方面與思想方面。然而思想不變爲行動，便覺無力；社會不打通政治，便不易行。因此種種，新文化運動在民國八九年極盛之後，便漸次下火。代之而起的，是政治革命運動。新文化運動忽略政治方面，而興起的政治革命運動專力於政治方面，這可說與第二期運動之注重政治者相同。革命尚未成功，而暴敵日本忽然打進來了。這次暴敵的進攻，非同小可，始而強佔東四省，繼而欲吞華北五省。我國忍無可忍，乃於廿六年秋開始與敵人正式決戰了。自政府發動全面抗戰以來，雖以武器懸殊，初期不免有所失利。然而我全民族却因國難的嚴重，促起了一點新覺悟。過去數月之所以能戰，賴有此新覺悟；今後欲求抗戰的最後勝利，也賴有此新覺悟。此新覺悟爲何？即國家民族的利益超於一黨一派、黨派、個人的利益是也。我們要緊握着這點新覺悟，再來一次全民族的總反省與總努力。

第一次的民族反省與努力，只注重兵工方面；第二次的民族反省與努力，只注重政治方面；第三次的民族反省與努力，只注重思想方面。而這次的民族反省與努力，則須從整個國家的各方面加以注意，即須在文化、教育、政治、軍事、外交、以及經濟各主要方面，通統加以反省與努力，所以稱爲總反省與總努力。第一次的民族反省與努力，多出於少數官吏；第二次的民族反省與努力，多出於少數知識分子；第三次的民族反省與努力，也多出於少數知識分子。而這次的民族反省與努力，則須每個國民都須加以反省與努力，所以稱爲全民族的反省與努力。又前三次的民族反省與努力，均只注目於民族本身以外的東西，而這次的民族反省與努力，必須首先注意於民族本身的問題，即民族性或國民性之改造是也。改造民族性以求民族的生存與發展，這是根本之圖，可以稱爲民族的根反省與根本努力。我們以後，擬分篇來詳細研究我國民族應有的反省與努力之各問題。

二 關於民族性的反省與努力

每個國家，都由一種或數種民族組合而成，由一種民族組合而成的國家，則其國家的凝結力強；由數種民族組合而成的國家，則其凝結力弱。近代國家，因國際競爭的特別劇烈，不得不加強其凝結力，於是有民族國家(National State)的趨向。每個國家的民族都有一種特性，叫做民族性(Nationality)，又譯作國民性，或國性。民族性適於國際競爭的，便易於生存，否則便不免於劣敗。因此各國莫不注意民族性的研究與改造。

我國民族分爲漢滿蒙回藏苗等族。蒙回藏苗四族，雖各具有有一部分特性，尚未完全同化，然在政治上久已與中國發生聯繫，故均爲中國民族的一部分。滿族已完全同化於漢族。漢族占中國人數的大部分，而且與中國的歷史不可分，故成爲中國民族的主要部分。現在我們討論我國民族性問題，僅以最大多數的漢族爲代表，其他各族姑且從略。篇中所說我國民族，亦多指漢族而言。滿族既已完全同化，當然包含在內。

我國民族性，究竟是怎樣？要明瞭這個問題，首須談談構成民族性的一般因素。構成民族性的一般因素，大概有以下數種：(一)血統與遺傳，(二)氣候與地理，(三)經濟與職業，(四)政治與社會組織，(五)宗教、文化與教育，(六)語言文字，(七)歷史，(八)國際環境。我國民族是同屬黃種的血統，經過多次混合，長期遺傳而來的一種大民族。地居亞洲大陸，氣候兼寒溫熱三帶。本部十八省多適於農產，人民亦十之七八從事農業，散居鄉村。政治自秦至清兩千餘年中，都是行的君主專制制度。社會組織以家庭爲單位，聚族而居，成了一種宗法社會。宗教有敬祖教、佛教、道教，以敬祖教爲最普遍。但同時亦相信佛教與道教(同教是同族的事信宗教，基督教乃新輸入者，故不提及)。文化自漢以後，是儒家

學說獨佔優勢的文化，而參有道德陰陽思想在內。法家學說雖爲先秦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，然在漢後多譏其刻薄寡恩，不甚爲人所重視。在政治上雖間行法家主張，亦陰用而陽非之。教育是以儒家學說爲主旨，而以獵取功名爲目標。士爲四民之首，在社會上居優異的地位。文字爲象形文字，全國相同，近兩千年沒有多大變化。所以我們現在一面能讀古書、古史，而無大難；及一面看現行的文告刊報書信，全國無阻。語言雖有少數方言，如閩語、粵語等，然國語通行全國，亦無大難。全民族有共同的歷史，已有五千年之久。自黃帝以來，我先民可歌可泣的事功，以及發明學說等等，實數不勝數。歷史的悠久，和經驗的豐富，世界其他任何民族，均不及我國。在清末以前，我國的國際環境以亞洲爲限，與西歐諸國無多接觸。環繞中國的亞洲諸小國，在文化上以中國爲母國，在政治上以中國爲上國，無一足與中國比武。因此中國雖曾遭兩度外族入主中原，然民族的自信心，並未因之而稍減。我國原來的民族性，是在以上種種情境之下漸次滋長成功的。不過近百年來，我國與歐美各國交通，同時日本又崛起海上，於是我國的國際環境，便從此大改變了。這種新國際環境，與從前截然不同。這種新國際環境，是全世界一大戰國。所謂列強，他們都是新民族國家，具有工業文明，科學文明，以及軍國主義的武備等等。國際競爭，非常劇烈。他們始而向中國要求通商傳教，繼而以武力強迫開關，深入腹地，使中國漸次陷於門戶洞開，利權多失的次殖民地境况。自道光以後，割地賠款，喪權辱國的痛史，已經不少。而今日本着着進逼，使中國遭受空前的嚴重國難。我國在舊時代和舊環境下所養成的民族性，是否十分適合於新時代和新環境下的國際競爭，這個問題從前已有人注意，現在尙須澈底加以反省，早日努力補救。諱疾忌醫，大可不必。照生物學上講，一切生物都具有一種應付環境的適應能力。能適應環境的，便能生存，否則不免於淘汰。環境變了，又須有新適應的能力，才能生存。在新環境之下，不能有新適應的生物，也不免於滅亡。人類是高等生物，民族在人類中是同一歷史，同一環境的生存集團。在舊時代的舊

環境之下，只有舊適應的民族性，便足生存；在新時代的新環境之下，要繼續生存，則必須尋求新適應的民族性。一個民族對於新環境的新適應，並不是要將固有的民族性完全推翻，只是要一面淘汰留良，一面革故鼎新，使其能在新環境之下繼續生存而已。

一個民族的優秀與否，不但要看他在過去歷史上的貢獻如何，還要看他在新環境之下能不能有新的適應。如果一個民族既能適應舊環境，又能適應新環境，便是世界第一等優秀民族。我國民族在過去會有燦爛的文化，建立龐大的國家，經過悠久的歷史，確為一種優秀民族，是無人能加以否認的。我國民族在悠久的歷史中，也曾有過適應劇烈競爭的國際環境之能力和經驗。例如戰國時代，我民族能一面適應劇烈競爭的國際環境，又一面於痛苦的奮鬥中，造成大一統的國基，流澤及於今日，可見我民族性的內涵中，本具有這種適應劇烈競爭的國際環境之儲能或潛力。此種潛力，雖自漢迄清末以前，以國際環境無劇烈競爭的必要，因而久藏，未之大用。然清末以後，以國際環境突然大變，自不得不發揮我民族的潛力，以求新適應，而圖生存，民族在以新適應代替舊適應的過程中，要一面淘汰留良，一面革故鼎新，自然需要相當的時期，同時需要忍受艱苦的奮鬥。在長期的艱苦奮鬥中，自不免遭遇意外或意外的多次失敗。然大敗一次，便可獲得一次的新教訓。積累多次失敗的新教訓，便可漸次形成民族的新適應。我國自鴉片戰役以來，因講求在新國際環境下的新適應，雖不免迭遭對外的失敗，然而積多次對外失敗的教訓，便能造成此次空前未有的全民族對外抗戰。這是我國民族具有適應新國際環境之潛力的鐵證。我民族繼續發揮並充實此種對外新適應的潛力，不但可以戰勝敵人，革新國家，並且可使世界重新認識我民族是世界第一等的優秀民族。

由上說來，我國民族確有適應新國際環境的潛力，已絕無疑義。不過要將這種潛力的表現，形成一種新民族性，或民族性的主要成分，必須一面掃除固有民族性中不合於新適應的成分，又一面以合於新

適應的成分構成我國民族性的主要成分。這就是要對於民族性，一面澈底反省，一面努力改造，不澈底反省，不易革故；不努力改造，不易鼎新。我國民族既是具有悠久歷史，組成龐大國家的民族，自有許多優異的民族性，以爲我民族的支持力和凝結力。例如我國民族特別勤勞、節儉、和忍耐等，都是良好的民族性，必須加以保持，不過我國民族從前棲息在閉關的環境之下，對內本有許多美德，然若同樣用以對外，便不免成爲一種劣點。例如和平，本是民族對內一種美德。我國民族酷好和平，幾成天性。自己以和平民族自誇於世界，世界也以和平民族稱贊我國。其實我國近數十年來，所以着着吃虧，幾至於不振者，全在對外過於和平之故。在近代國際競爭最烈的世界中，果真有和平嗎？可以說是有的。因爲和平二字，常常用爲外交家的辭令，在戰前需要和平來從容準備，在戰後也需要和平來修養生息，但也可說是沒有的。因爲國際和平須建立在國防實力之上，沒有國防實力做後盾的對外和平，不是屈辱，便是滅亡。兩國實力相當，可以談和平；不然的話，則弱國便時有被強國侵略的危險。現在世界雖有些國際和平的結構，例如國聯等，然畢竟爲效甚小，不足以真正保障國際和平。最後的結局，還是犧牲弱國，敷衍強國，以維持強國間自己的和平。這樣的和平，不是中國所需要的。我們明瞭所謂國際和平的真相，不過如此。所以我國要圖生存，必須澈底去掉對外和平的民族性，而以對外奮鬥的民族性代替之。國際是永遠競爭的局面。和平時，需要能奮鬥；戰爭時，更需要能奮鬥。對外只講求和平，不講奮鬥，便必歸於滅亡。如果我國對外再以和平民族自誇，便是自甘滅亡。他國再以和平民族稱我，便是辱我。我國對內固然需要盡量和平，然而對外必須盡力奮鬥。要對外盡力奮鬥，決不可幻想和平，厭棄戰爭，疏忽國防，削弱實力。我國要以充實國防實力，以從事於平時及戰時的國際競爭，使世界不再以和平民族辱我，而以奮鬥民族稱我，然後我國乃可與世界各國談真正和平。我國民族對外的和平性，如不去得乾乾淨淨，而以充分的對外奮鬥性代替之，則勢非亡國滅種不止。這是我國民族性亟應澈底反省和

努力改造的第一點。

我國民族性中必須徹底反省並努力改造的第二點，是固有的人生態度，不大適於從事新國際環境下的民族生存競爭，我國一般人固有的人生態度，是大多以家族為中心的人生態度。人生的發祥地是家族，人生的歸宿地還是家族。每個人自出生至老死，日夕汲汲營營的，是家族的幸福。家族以外的人生問題，便不是每個人所十分注意的事項了。彷彿每個人是為家族而生，又為家族而死，此之謂家族主義的人生態度。在這種人生態度之下，滋長而成四種不適於民族對外奮鬥的趨向：第一種趨向，是重實際，少理想。我國大多數人是最重實際的，因此有人稱我國民族為現實民族。超於家族的理想主義，便不易為多數人所理會。能實際，本是好的民族性。不過太實際，而缺少理想的成分在內，便容易感覺人生無意義。實際總不免有醜惡的現象，在醜惡的實際中滾滾來去，便無暇為一種理想奮鬥，致社會難於改進。因此太重實際，又成為一種壞的民族性。第二種趨向，是重身家，輕社會，我國多數人的社會觀念，只置重於身家。至於身家以外的社會關係，則多非常疎淡。一個人可為子孫作牛馬，但多半不肯為社會去服務。我國人多半會積錢，但他們所積的錢，不是為自己享福，就是留給子孫。雖然有人也肯拿幾個錢來作慈善事業，但他們的目的，不是為報答社會，而是為他們自己積陰德，以求他們自己和子孫更能享福。有宗教信仰的人，尚稍為能多做點公益事業。絕無宗教信仰的人，便多半是赤裸裸的個人享福主義者。因此凡稍為有錢的人，便多為自己和子孫享清福，用得乾乾淨淨，而不知用之於社會，從事自生產。外國人譏笑我國人會積錢，不會用錢，便是這個緣故。第三種趨向，是重私情，少公義。我國人的感情生活，多半繫繞在私人關係之上，即是說每個人都有一個以個人為中心的感情網。此感情網的第一層是家族；第二層是親戚；第三層是故舊。超過故舊的社會關係，以及個人與民族國家的關係，很少有人能在個人的感情網上又構成一層或兩層。在感情網以內，每個人可以相當犧牲，甚至無所不為的。

徇情徇私。至於在感情網以外，講公義談公道，則多不願爲，不敢爲，甚至不知爲。因此我國人多半缺乏正直剛健和豪俠的風尚。北人雖較南人稍有一點正直剛健和豪俠的風尚，然近代已不及前代，也有下落的傾向。第四種趨向，是重命運，少進取。我國人多半以爲一切都是命定的，天事是命定的，人事也是命定的，國家社會之事是命定的，個人家族之事也是命定的。一切既由命定，那便只有委心任運，逆來順受，因而進取精神非常缺乏。缺乏進取精神，便不易有所創造，於是自自然然趨於保守了。先賢雖有人定勝天的說法，然對於一般人的的人生態度，並不發生大影響，由上說來，我國民族性在人生態度上所表現的特點，是太重實際，太重身家，太重私情，太重命運，極不適於近代國際競爭之用。近代國際競爭，是整個國家與整個國家的鬥爭，因此在平時固要求國民對於國家盡力服務，在戰時更要求國家總動員。然而由我國一般人的的人生態度看來，無論平時或戰時，多半要求家族總安定，與家族總享福，適於民族國家的要求相反。我們要求民族國家的生存與發展，必須根本改造這種人生態度。我們要以民族國家的理想，代替個人的實際主義。每個人不是生下來僅爲他自己的實際利益而奮鬥，還須爲民族國家的理想而奮鬥。個人，家族，只是民族國家的一部分，民族國家才是一切個人家族的整體。民族國家不生存，個人家族便失去保障。個人家族與民族國家，絕對不可分。個人不是爲家族而生，也不是爲家族而死。個人只是爲民族國家而生，爲民族國家而死。民族國家的繼往開來，要一切個人去盡力。民族國家的光榮，要一切個人去發揮。民族國家的患難，要一切個人去解救。「匈奴未滅，何以家爲？」這不但是一個格言，而且要是個事實。個人的生命有限，民族的生命無窮。家族的利益很小，國家的利益極大。人生的真實意義，不在身家的榮枯窮達，而在民族國家的強弱盛衰。民族國家強盛了，身家才有榮達的可能。民族國家衰弱了，身家便只有枯窮。做亡國奴，縱可以有活，然而無論如何，尋不出一點人生意義。只有獨立國的人民，才有一點人生意義。由此我們可知要求個人家族具有有意義的生存，也須爲民

族國家而奮鬥。做漢奸的敗類，不但危害了民族國家的生存，即自家的生存也要斷送了，還講什麼人生意義！我們要求人生真有意義，必須以民族國家爲中心的新人生觀，代替以個人家族爲中心的舊人生觀。民族國家是一切個人最高的共同理想。我們是爲這個理想而生，也是爲這個理想而死。我們要把一切個人的生活中心，都繫在民族國家之上。我們要把一切個人的感情網，擴大到民族國家，而以民族國家爲感情網的核心層。我們要使每個人都知民族國家的前途，並非一成不變的命定。現在民族國家的禍患，多半是前代的人民不曾爲民族國家盡力，共同奮鬥。今後民族國家的前程如何，全繫於現代和後代的人民能不能爲民族國家盡力，共同奮鬥。如果大多數還只知身家，不知國家，那便有亡國滅種的危險。所以我們要圖民族國家的生存與發展，必須從速盡力設法改造以個人家族爲中心的人生態度，而以民族國家爲中心的人生態度代替之。這種新人生態度，變成我國一種新民族性的時候，便是我國完全得救的時候。現在敵人的不斷侵略，正是促成我國民族漸次形成這種新民族性。這種新民族性刻正與相反的舊民族性決鬥，在每個人腦中促起劇烈的新陳代謝作用。新民族性代起，則抗戰必勝，建國必成了。

我國民族性中必須澈底反省與努力改造的第三點，是個人自私自利的傾向太烈，極不適於新國際環境下的民族生存競爭。人類本有一種自私自利的自然傾向，而我國民族於此種傾向發達得過強過度，致形成一種最壞的民族性，爲民族生存的大障礙。我國人以家族爲終身生活的根據地，每個人對於家族的情誼特別厚，對於家族的担負特別重，而每個人又以能自己坐享清福，子孫衣食無憂，爲人生最大目的。因此每個人的行爲，便不得不特別自私自利。過度自私自利以後，便自然缺乏兩種精神：第一是缺乏對事負責的精神，第二是缺乏對人協作的精神。因爲對事缺乏負責精神，所以我國人對國事公事，多半不肯管，所謂「各人只掃門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」，就是這種缺乏負責精神的寫照。如果迫於不得已，要個人來管國事或公事時，不是多方規避，置身事外；便是多方敷衍，虛應故事。顧來過問國事或